

汉口里份行板

□熊启文

春日，徜徉在熙攘的汉口，陪着朋友阿龙，沿着车水马龙的中山大道，徐步而行。

常住深圳的阿龙，开年来武汉出差，下榻在汉口。“带你去看老建筑，见识下汉口的里份。”我想着尽些地主之谊。

“里份”是武汉的方言，为里弄之意。里份诞生于汉口开埠之后，融合西方低层联排式住宅和中国传统的四合院式建筑风格，建起的砖木结构民宅，是东方生活形态和西方建筑形制的产物。里份人口处都有标示名称的牌楼，其内大体为对称布局，一条总巷贯穿各家各户，支巷或对称分布，或集中分布于一侧，或于主巷两侧相错分布，格局规整如鱼骨状。

不如见一面，哪怕是一眼。幽静与市井并存的别样天地，无论外面如何风云激荡，无论自己历经多少隐痛与伤痕，里份始终能够给人一份平安感，一份家长里短的路实感。当很多人向往喧哗与骚动的时候，还有一部分人喜欢停留安谧，追求清静。经过知名作家池莉的作品，阿龙谈起里份可谓如数家珍。在池莉的汉口小说里，“里份”是一个重要的生活场景，具有“家”的含义。大家围坐在一起择菜、乘凉、闲聊，孩子们在巷子里奔跑雀跃，甚至到邻居家里“蹭菜蹭饭”，婆婆婆婆们在高高的天井里摆一两张麻将，喝喝茶，角落里、窗台边绿植岁月静好，勤快的主妇在家门前洗衣晾晒，编织修补，下棋唠天的际遇都是里份生活的日常。

与那些林立的高楼大厦相比，里份蕴藏许多土生土长的事物，高天井、小开间、大进深的空间结构打破了邻里间的沟通壁垒，里份都会留有一块便于交流的公共区域，关上门是自己温馨的小家，敞开门是温暖的大家庭。“蛮累”“晓得”“吃了冇”等方言土语总能心领神会，一把青菜一碗藕汤，就能礼尚往来，邻里关系的温度与黏度正是高高楼房里所缺少的。这里面包含着武汉人的顽强、泼辣与精明，也蕴藏着仗义、率性、不服周的性格。阿龙顺道谈起文学，在城市的文学想象里，上海有张爱玲的“公馆”与王安忆的“弄堂”，北京多的是“胡同”和“四合院”，池莉写过的里份各式各样。在池莉的眼中，老武汉是一个“远在江湖的城市”，具有灵性、冲劲、火辣、自由、散漫等特点，而老武汉人的生活哲学，深深地浸润着既工于心计又能屈能伸的文化精华。这迎合汉口里份中西合璧的鲜明特征。

于林立的高楼间，窥见一处素雅的牌楼，上刻“坤厚里”三个素雅大字，仿佛无言的广告。打开手机地图，坤厚里被胜利街、中山大道、一元路和一元小路圈出一块棱角分明的方形区域，四周被鳞次栉比的大厦包裹。穿过牌楼，映入眼帘的是清一色的欧式风格建筑，红瓦屋面相连，有过街楼贯通巷子。布局紧凑的弄堂，两边是成排的房屋。房屋倒是排列整齐，间距有些许的差异。宽敞处能容几人并行，狭窄处仅容一人通过。仰观，有些“一线天”的视观。俯看，恰如一幅遗世独立的市井画卷。二楼窗台伸出晾衣竿，搭着被褥、床单、衣物，斜拉的线缆在头顶上纵横交错，有腊鱼、腊肉、腊肠晾晒上头。各家住户打理得当，自得其乐。每个单元都是两扇黑漆大门，门框由砖混结构水泥抹面。推开大门，是一个小天井，里面三间住房，后面有共用的厨房。二楼布局一样，楼顶有一个小阳台。

行觅其间，我扯起旧闻来。三年前的一天，从坤厚里穿过，恰巧见到里份内住户围着一嘴八舌，原是一户人家的名贵盆花被盗，邻居正义愤填膺地声讨盗贼。邻里间亲情般关照，让路人感动不已。想想看，住在高高楼里的人们，难以奢求什么慰藉。见阿龙饶有兴趣，我又掉阅历史。里份可算作武汉近代史上首批“商品房”。汉口自古是中国“四大名镇”之一。十九世纪末，汉口开埠通商建立租界，通达九省的江汉关，从1865年至1937年间，间接贸易额长期位列国内四大口岸第二。彼时汉口被誉为“东方芝加哥”，西洋建筑和生活方式思潮，被百年前华商房地产投资者兼收并蓄，加之以中式院落落的巧思，在老汉口最繁盛的地段，一个个里份迅速筑成。早期里份价廉质低，仅能满足平民生活所需。辛亥革命之后，新式里份应运而生。1913年，杨坤山与副买办黄厚卿合资买下了这片区域，建起“坤厚里”。里份围合宁静、户型标准多样，基础设施配套、空间灵活多变。那时，坤厚里周遭是洋行、剧院、报馆、商场、书局。擦得锃亮的皮鞋与时髦的高跟鞋踩在青石板上，黄包车夫的吆喝与汽车的鸣笛从巷子口传来。一个世纪之前，这里曾是时兴光鲜的居所，居住在此常被外人艳羡。后来，漫长岁月中升降起烟火气，巷中飘起藕汤香，夹杂着孩童追逐打闹与邻里嬉笑怒骂，里份终是归于寻常。

一个世纪之后，屋瓦褪去靓色，砖石剥落气色，木质陈旧，窗棂破落，青苔斑斑，沧桑颓败于无声处滋生。绿色的围挡顺着方形的边缘线延伸，只留几个出入口。靠近一元路这侧入口，尚有一栋保存完好的公馆建筑。如今，坤厚里开启退场模式，响应2020年市里出台的《汉口历史风貌区实施性规划》，对老城施行保护与发展并重，遵循“最小干预”原则修旧如旧。改造不合时宜的，加入新时代的流行元素。

据记载，1949年前后，武汉共有里份208处。随着城市快速发展，武汉的里份越来越少，目前仅存90余处，大致完整的有40余处，如同兴里、三德里、汉润里、大陆坊、江汉村、上海村等。当历史的车轮毫不留情地滚滚向前，里份日益破败，繁花落尽，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，成为一个城市的历史记忆。

顺着中山大道，走读了沿线的一些里份。阿龙点名要去泰兴里探看。不久前，一条名为泰兴里的视频被网友频频刷屏。泰兴里的名字，听上去就很美。观看视频，始建于1907年的泰兴里，一栋栋的精致建筑内，曾聚集过许多显赫一时的人物，“中国铁路之父”詹天佑1913年在此创设“中华工程师会”。近年随着不同主题的咖啡馆、艺术沙龙、画廊的迁入，百米小巷深藏起文艺范儿，已晋升为武汉最美坐标之一。

泰兴里里份门脸很窄，藏在胜利街与洞庭街之间，主巷浅深，一眼望得到尽头。老里份原是由上海宁波帮领袖、四明银行董事叶澄衷所建。历经百年光阴拂晓的老建筑，仍掩不住曾经的贵族气质。青石板巷道，宽不过四米，长不过百米，两层砖木结构住宅紧挨着，门楣前都有小院落，院内的蔓藤翻墙而出，凸显岁月沧桑。大门内侧，家家户户栽种植物。一趟探寻过去，各具风情，艺术风味扑面而来。

对于每天不一样的武汉来说，泰兴里依然保持素有的宁静和沉稳。一家店铺外观半拱圆窗，局部有外廊，正在营业中。进入店铺，充斥着眼熟起来。木质格子窗，下半截镶嵌环板，花心及腰花板的装饰采用中国传统建筑花饰，图案做工精细。窗子安装成两层，内层玻璃窗，外层木制百叶窗。听介绍，这是防夏季室内高温的人性化设计，夏季阳光直射时，关上外层百叶窗，既遮阳又通风。室内的木栏杆内衬木裙板将屋内隔成几间，这种“隔棚”上有精美的雕刻，冬季枯寒时，传统木装修让居室增添古典韵味。夏日卸去隔棚，空旷敞亮，利于白天通风，晚间乘凉。原来，老里份在建筑中接受西方近代建筑风格，同时又不忘用汉口本土建筑语言进行诠释。纵览整体装修，店内装饰充满古典主义元素，不仅保留原有俄罗斯装饰风格，还利用废弃材料营造出现代艺术气息。

春风里，怦然中，我想起《武汉里份》系列纪录片主题词：武汉里份，是人们安身的居所/是邻里情谊的守护/是老一輩难以释怀的乡愁/是青年人无法忘记的童趣/它代表的，是几代人关于家和故乡的回忆/那一砖一瓦下承载的故事/该有更多的倾听者。

得劈里啪啦的声音，接着便是“扑”的一声。上过前线的上尉大姐压阵，我们一个拉着一个的后衣襟，深一脚浅一脚地向浓浓的夜色路去。出了林子，是宽宽的公路，我们舒了口气。组长借着手电光看一眼表，然后立即灭灯说：“刚才穿林比预计时间慢了十分钟，因而现在必须跑步完成这三公里，才能按时完成任务。”大家面有难色，其中一个已经坐到了路边，连说迈不开步了。组长转身向背着报话机的我口述报文：“长江，长江，我组有伤员，请求救援。”我立即戴上耳机，那同学狠狠地打了我一拳，说：“你要死呀，谁说我要救援了。”说着，跑到前面去了。

跑了两公里，我们每个人都气喘不已，我感到嗓子里像着了火，衬衣湿透了，粘在身上，可谁也没敢喝一口水，只是刷刷地往前进赶路。

最后一个障碍是穿越墓地，远处传来几声猫头鹰凄惨的叫声。按我们老家的说法，听见猫头鹰叫，是要死人的。我腿肚子发软，脚下一滑，跌倒在地上，手触到一块硬硬的东西。腿好像掉进一个深坑了，拔也拔不起来，只好求组长打开手电。她很不高兴，但还是让我们蹲成一个小圈，然后拿手绢蒙住手电亮光，怕巡逻车发现扣我们总分。亮光下发现硬硬的东西是死人骨头，而我的腿陷进了一个有洞的墓穴里。才想起这儿是吴大帝孙权、明太祖朱元璋和孙中山先生的陵墓，一股阴森森的冷气袭上心头，后背阵阵发凉。我们几乎都鬼住了呼吸，真怕鬼随便掠走我们其中的一个。我想要是女鬼还罢了，像《聊斋志异》中的婴宁、聂小倩那样的，多情美丽。组长说别怕，此鬼都是忠魂，恰好可以匆匆凭吊。我们到达目的地时，一看表，提前了二十分钟。回到营地，在男学员咪咪的笑声里，才发现女学员个个头发凌乱，衣衫不整，脸上手上划出了血痕，身上头上沾满了草屑，脚上打了好几个血泡。无力地坐下，大家围着供应车，我一口气吃了十个包子。此后我再也没吃过那么香的豆腐粉条包子。

记得学校后门的黄桥烧饼店做的烧饼特别好吃，形态有长方条和圆形两种，里面或放葱花、或放芝麻，面也是白白的，很是筋道。我常常周日清晨起来掏一元钱买两块烧饼，拿回宿舍的路上，边闻边觉得香美味勾魂，就吃一个。我怕过往行人看见我穿着军装在校园里吃东西有损军人形象，就装进口袋里，趁人不备立即往嘴里扔一块，那甜丝丝的芝麻，喷香的面食和炭火味儿直吃得我好久不愿咽下去。同宿舍的同学常常用酒精炉做好了汤请我喝，不好意思白喝，就买了烧饼回赠，但不够自己的一份，只说自己先吃了。不忍看她们吃烧饼时的那种幸福的样子，站在大操场上偷偷摸摸那留有烧饼末儿的口袋，以此再回味那扑鼻的香味。当时我是战士学员，每月只有二十七元的津贴，而多半的津贴又都买了书。

而又怎么能忘了图书馆前那长长的队伍呢！晚自习20:00开始，图书馆亦同时。早有同学在图书馆前等着。天太冷，不时有人跺脚、呵气，相互拥挤着取暖。心爱的书，一时不能看完，也不能借回去，就只有大段大段地抄。我的第一本手抄书《少年维特之烦恼》就是在书架间抄的空地站着抄完的。那十天我连晚饭都来不及吃，拿块烧饼就一直等到图书馆开门，门一开就以百米赛跑的速度冲向放着心爱的书的书架。为了不让人儿发现，我把书偷偷放进最下层的民间文学中间。爱看文学书的同学不会注意此书。而且最重要的是下边书架很多书可能被雨淋风吹过，样子很不好看，为此很少有人光顾。

永难忘记的太多了，那雨后的温暖夜晚，街道中央烟雨迷蒙，雾气低回，街角面食馆挂着一盏红红的灯笼。还有那落花缤纷的小径，总有少年坐在花丛中习读。还有野外军事地形课，返回时，我们跳进芦苇荡里划着小船，惊得鸥鹭四处飞舞。记得当时太阳红灿灿地照着，像一抹红红的围巾，优雅地挂在湛蓝天空的脖子上。

忆童年的校园，天是那么的蓝，那么的高，那里的小吃那么诱人，那里的青石板小街也特别地富有诗意。

怀念校园，怀念梦开始的地方，正因为有了那梦，才使我从零出发，从一个涂鸦写作的初学者，一步步登上了全军最高的军事文学的殿堂，才使我写出了一些作品。母校，您是我一生的骄傲，我希望您因我而骄傲。

江花周刊

梦开始的地方

□文清丽



儿就不合适，每个杂志有每个杂志的风格。”当时我还不很不服气，多年以后，当我自己当了编辑，才真正体会到了汪编辑的话语。是啊，杂志就像人，怎么可能千人同面呢？

教员常讲，军事记者要准确地报道前沿最新的消息，首先要具备军人的战斗作风，于是我们有了夜穿紫金山的急行军。

傍晚出发前，组长就依次检查了我们女学员的全副装备：背包、干粮、水壶、腰带、碗筷，挨个儿扣紧了我们的迷彩服的袖管、裤管，她说山中蛇多。一切准备停当，班主任走到队伍前面，敬礼后说：“限你们女学员组一小时找到目标点，考虑到各位身体弱，可比男学员少走两华里。请你们务必完成。”随即递给了我们密封的路线图。组长说我们不需要照顾，按原时间考核我们。班主任微笑着点头说，好样的。据颗粒状图示，我们一行八人猫腰钻进林子。林中杂木丛生，荆棘遍地，时不时手脸就感到钻心地疼。夜色渐显，伸手只摸到树叶。组长用腿、脚为我们开路，只听

夜色下，涌向口岸的车流

□张楠

我所住小区的背后就是建设路——一个具有拓荒色彩的马路，听其名就知道是在深圳经济特区初期建设大潮中铺设的，如今与罗湖嘉安路平行，似乎失去了往日的光环，却也并不寂寞。

进入早春，哪怕在南国，这个光景，天也早早暗了下来，建设路上灯火灿灿，车辆挤作一团。这条马路连同这座城市的四面八方一起迎来了一天的晚高峰。不过仔细观察，就会发现这条马路颇为特别，有一长溜清一色蓝白相间的出租车行驶在马路一侧，不，绝非肉眼可见的十数辆，而是一眼望不到头的车流正在汇聚。这些车辆挤挤挨挨，似乎一直处于走走停停的状态，挪动一小步，又马上停下，如此重复着，许久才缓缓向前移动一小段距离。有一刻车流索性不动了，仿佛在以极大的耐心静静等待着。于是车辆越积越多，沿建设路一字摆开，排成数公里的长龙，加上车灯的交相辉映，从而在这条马路上形成了一道耀眼的奇观。

车流行驶的方向乃是建设路的尽头，这座城市的最南端，也就是罗湖口岸所在地。不难猜出，排成长龙的出租车将去运载自口岸入境的旅客。深圳与香港山水相连一河之隔，有七个陆路口岸，其中以罗湖口岸规模最大，每天平均出入境的客流量达到数十万人次，因而被誉为深港“第一口岸”。尽管口岸附近就是这个区域最大的交通枢纽中心，火车站、长途汽车站、公交总站、地铁呈扇形排开，吸入了一股股的人流，可是这些大摆长龙的出租车依然分流了众多旅客，看看在出租车停靠点排队的人群，就知道这些车辆的功能仍然不可替代。尤其当夜间地铁公交车变得稀少乃至停运以后，旅客对出租车的需求量就会大增。前些年我还住在距罗湖口岸更远的南山时，在香港逗留一整天，一不小心回到深圳过了夜间11时，当心急火燎地赶到地铁站的，最后一班地铁已经开出，只有乖乖排队去等出租车了。

罗湖口岸往往在午夜12时关闸，而在深圳与香港接壤的陆路口岸中，唯皇岗口岸24小时开放。与罗湖口岸一样，皇岗口岸附近出租车也是大摆长龙，所不同的是，皇岗口岸的出租车处于全天候待命状态，一刻也不会停歇。前些年，无论驾车、或者搭他人之车，只要驶入夜色下的皇岗大道，我都会为眼前的一幕吃惊：向口岸进发的出租车辆亮着绿莹莹的车顶灯，绵延数公里，神龙见首不见尾，逶迤在黑黝黝的马路上。远远望去，就是一条奔涌的钢铁洪流。如此壮观的景象恐怕在众多城市群中也难得一见。难怪一位朋友曾经惊呼，这是属于这座城市的“标配”风景。可以说，口岸如此繁忙和喧闹，一眼望不到头的车流是一种象征，凸显出深港两个城市的深度融合，以及港人北上反向消费热潮的兴起。

江边的蛇床

□余毛毛

蛇床是江边的一种野花名，名字看着挺恐怖的，但其实花朵又明亮又简单，就像一些碎米粒似的小白花凑成一朵硬硬上的白花，然后这些硬硬的小花又凑成一朵白色的大花。它谈不上有多美，花朵就是一个平面，看不出通常意义上花朵的花托、花瓣、花蕊……它当然有，只是看不出来。有单独一枝的，有丛生的，它们的生命力颇强，它们都生长在江堤上，而江堤的路面是柏油路，江堤的堤坡都被水泥覆盖，它们就生长在路面与堤面之间的十几厘米宽的泥土空隙里。矮的齐膝盖高，高的能到大腿根，它们绵延几公里生长在江堤上。我在江堤上骑车时，它们的花枝花朵常扫着我的衣裳。这花太普通了，很多年了，我都没注意过它，只是那天早晨，我停车休息，在花边坐下时，花朵送到我眼前，我才漫不经心地看了看它，这一看，却看出了一番新认识。

我首先看到的是一只金色的蜜蜂，它贪婪地在花朵上忙来忙去，没一会，它飞到另一朵上；它走后，来了只白色的蝴蝶，也是忽扇着翅膀在花朵上忙来忙去，也是没一会，它也飞到了另一朵上。这都没什么，这都是平常的景象，春末夏初的时候，哪一掠花上没有它们的身影呢？当我站起身准备离开时，让我大吃一惊的现象出现了，一只绿头苍蝇也飞到了花上，也在花上大大特忙地吮吮花蜜，这怎么可能呢？苍蝇不是追腥逐臭的吗？它怎么也会喜欢香甜的花蜜？我一下疑惑不解；而这时，又 came 一位，更是让我吃惊，一只细瘦的长腿大蚊子也飞到了花上，和苍蝇一起在花上忙碌。那蚊子看得我头皮发麻，它比在家里看到的蚊子要大得多，我想象着要是被它叮咬一口，那该是何等的痛苦。

它们走后，我看着那朵在风中摇曳的花儿发呆，短短的几分钟里，它一下子接待了四位客人，有我们人类喜欢的，有我们人类讨厌的。接待之后，花儿仿佛什么也没改变，但我们知道，其实有些事已经改变了：那四位客人得到了食物，它们的翅膀和脚上已经沾上了花粉，它们还要到别的花上去，一朵花养不活它们，它们还要一朵接一朵地去觅食。于是它们就将它们随身携带的花粉传到另一朵有缘的花上，让它受精，让它结出果实，然后种子掉落或飞翔，再落到地上，于是地上又会有一株新的蛇床，它们的种族就这样生生不息地繁衍和壮大。而我为什么感到吃惊呢？我想我只是站在人类的角度上，以自己的好恶来想当然地决定花儿的好恶了。没错，苍蝇是会传染疾病，让我们人类厌烦，但它不会在花儿之间传染疾病；蚊子虽然会吸我们的血，让我们痛苦，但它不会吸花儿的血，它不会让花儿痛苦。花儿以自己的芳香、甜蜜和果实来吸引昆虫飞鸟，以保证自己种族的绵延，而昆虫飞鸟也依靠植物的花蜜、种子和果实为生，这是一种多么奇妙的互惠互利的、相依为命的组合啊！如果我们人类总是站在自己的视角和好恶来决定这个世界的模样，我们的世界就会越来越狭小、越来越局促，我们活着也会越来越沉闷、越来越艰难。万物的存在都有它的价值和理由，我们只能探索着达到一种平衡，多点理解、多点同情、多点忍让，让万物共同繁荣和生长。很难想象，如果我在江堤上骑行时，没有绵延几公里的野花轻拂我的衣裳，没有一路的草木气息和花香陪伴我，我该是多么地沮丧、寂寞和孤单？